

巨鲨谍影

[法]

让·皮埃尔·孔蒂著

王林 王文祥译

北京)

海軍出版社

“巨 鲨” 谍 影

[法国]让·皮埃尔·孔蒂 著

王 林 王天祥 翻译

黄克建 吴廷仑 审校

海 军 出 版 社

1989年·北京

责任编辑：周 海

封面设计：隋自更

“巨 鲨” 谍 影

让·皮埃尔·孔蒂 著

王 林 王天祥 翻译

黄克建 吴廷仑 审校

海军出版社出版 一二〇一工厂印装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印张：4.125 字数88千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8000册

ISBN 7-5070-0042-7/I·8

定价 1.70元

内 容 简 介

美国一名间谍人员，冒名顶替苏联间谍，打入一条“巨大的鲨鱼”——苏联核潜艇内，制造了一系列的破坏事件。他孤身一人，巧妙地与克格勃分子进行了殊死斗争，终于迫使苏联潜艇就范而开进美国海军基地。本书故事情节曲折，内容动人。书中对美苏两霸在海军中的较量，作了许多描述，同时也反映了当今苏联海军官兵的各种思想状况。

目 录

第一章	携密出逃	(1)
第二章	“鲨”腹藏身	(11)
第三章	失火沉舟	(19)
第四章	祸根难寻	(28)
第五章	一场争论	(34)
第六章	以身殉职	(46)
第七章	发出呼叫	(54)
第八章	举棋不定	(64)
第九章	巡逻报警	(69)
第十章	出现怪物	(79)
第十一章	反客为主	(91)
第十二章	喜获救援	(101)
第十三章	智取“契卡”	(108)
第十四章	胜利而归	(114)

第一章 携密出逃

冲绳岛的美国卡德纳*海军基地，万籁俱寂。

只有日本人西吉布在他那狭窄而不带窗户的房间里没有入睡，他不时地举目望着墙上的电子钟。

指针指到了零点20分的位置上，这表明第二次巡逻已经过去。该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他急忙从床上一跃而起。

六个月以来，他的所有行动，哪怕是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也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因此一切均能按照预定的计划顺利进行。现在，只需渡过最后一关即可功成名就了。然而，要闯过这一关，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在惨淡的蓝色氖灯照耀下，建筑物的走廊宛若一条在月光下通往墓地的小径，而那一扇扇标着房主姓名的白色房门，看上去则象是一座座坟墓上的石碑。

这个日本人，右口袋中藏着手枪，左口袋里揣着猎物，蹑手蹑脚地向走廊的尽头走去。

当他打开面向一条铁制楼梯的大门时，心头禁不住阵阵发颤。这个门就象是通往无底深渊的鬼门；那条楼梯由此一直延伸到这座教堂式的巨大混凝土建筑物的大厅底部，然后又伸向建筑物内部航道的海水中。大厅内一片寂静，而外面狂风却不停地呼啸着。它掀起了阵阵浪涛，有力地撞击着航道通向外海的铁制闸门。

* 卡德纳也可译为嘉手纳

象人们在山崖上探视大海一样，西吉布从楼梯的栏杆上探身往外看了看。还需走完50米的距离和通过一条弯弯曲曲的楼梯，才能到达航道的码头，那里系泊着10余艘摩托艇和3艘快艇。

航道相当宽，两艘核潜艇可在里面并行，并可通过一个双闸设施驶过船坞。船坞的两端是巨大的闸门，航道上建筑物所覆盖的混凝土足足有800万吨，即使原子弹就在基地上空爆炸，航道也会安然无恙。

西吉布精确地计算了一下摩托艇顶着潮水越过闸门所需的时间。

早在晚饭时，他就在离出口最近的一艘摩托艇座位下藏了一只大口袋。这是一艘轻便、快速、灵敏的摩托艇，艇上配有第一流的无线电台。出于谨慎，他不仅给油箱加满了油，还带了两个备用油箱以防万一。

现在，他悄悄地解掉缆绳，启动摩托艇，把它开到被潮水留下条条淡绿色水位线的活动闸门前。他按了一下控制板上的“启动”按钮，愤怒的海水便从那逐渐张开的门嘴哗哗地涌了进来。与此同时，混凝土的航道内也回响起风暴般的可怕的呼啸声。

真使人感到意外，一个令人不解的意外！为什么值班室里张贴的气象单上，未曾预报有这样恶劣的天气呢？

摩托艇在障碍物前象一匹不羁的野马狂跳不已，马达轰鸣在水泥墙及拱券之间的回声与大风的怒吼交织在一起发出巨响，自开始行动至今，这个日本人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六个月以来，他虽然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危险，但并没有使他害怕过。这时，他却突然觉得自己象是一只落

在陷井内的狐狸。风浪把他推回了水道，似乎只有潜艇才能平安地冲出基地。

刹那间，涌浪灌满了航道，呼呼的风声震耳欲聋，航道双壁间的层层海浪疯狂地相互撞击着。尽管西吉布把马达加到了最大转数，但摩托艇仍然被狂浪卷得难以控制。

最糟糕的是，闸门马上就要自动关闭了！如果重新跑去按动控制开关，不但要花费时间、增加风险，而且小艇还可能被钢筋水泥撞得粉碎。

西吉布想再次努力冲过去，但无形的障碍物就如实验台上强大的气流一样把他推了回来。

正当他再次努力快要通过闸门时，一股巨大的水流打到了艏部，使小艇调转了方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闸门开始关闭了。那两扇大闸门慢慢地移动着、收拢着，完全可以象剪刀剪纸一样毫不费力地将小艇拦腰剪断。

两扇门不受任何阻挡地越收越拢，看来今天非要遇上死神不可了。

摩托艇被滞留在闸门附近，门边形成的旋涡宛如一道人工屏障，使它难以逾越，眼看钢嘴马上就要将它夹住了。

西吉布猛地来一个急转舵。他只得冒着被堤岸撞碎的危险，孤注一掷，把小艇扑向一边，同时关掉马达。

这时，他一下子惊呆了……一个人匆匆地顺着航道的堤岸向他跑来，一边摆手一边喊着什么。他是本部门的工作人员，一个叫二胜的日本同事。二胜向他扔来了一根缆绳，让他靠岸。西吉布只好抓紧绳子，靠上了码头。他的好心同事又打起手势要他赶紧回去。

糟糕！西吉布看到铁梯上又出现了一个人。完了！看来他马上就要被捉住、被搜查了，彻底完了！

他顺从地爬上了岸。

“你发疯了吗？还想在风暴中遨游！”他的同事朝他吼道。

西吉布猛地掏出手枪，用枪托把他击昏过去。然后他急忙跑去按动启动按钮和控制按钮，干脆把闸门打开并牢牢地锁定在开启的位置上。他想现在用不着再耍花招了，反正他们就要拉响警报了。

闸门驯服地被重新打开了，愤怒的海浪又一次涌进缺口。

他全速向前冲去。

刚才出现的后一个人已经从弯弯曲曲的楼梯上飞奔而下。他那急急忙忙的动作，跟哑剧中的滑稽人物完全一样。

小艇象一匹骏马跳越障碍似地猛冲过两个浪头，再次来到闸门跟前。但它又被狂涛堵住了。必须冲出一条路，成败在此一举。

就剩两米了……

也就在这时，他的日本同事已苏醒过来，正向着控制板奔去。闸门马上就要被这个蠢货关上了！西吉布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枪，就在那人的食指快要触到按钮时，枪响了。

随着枪声，那个一心只想为拯救同伴生命的不幸者停止了动作。他倒在岸上，双手伸开，圆睁着一双过分惊愕的大眼。

* * *

猛地一下惊醒，科尔将军立即把手伸向电话机。他睡意蒙眬地吼道：

“喂！是的……还有什么？”

“一个工作人员逃跑啦，还打死了一个人！”

几秒钟后，将军才清醒过来并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他刚才正在做梦，梦见妻子和孩子们跟他一起在佛罗里达州。

“好！”他咕哝着回答，“我在穿衣服，你先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他眯着眼，皱着眉，来到离住房只有几米远的指挥室。值班军官和值班报务员都在这儿，看上去似乎一切正常。

“我已让人把二胜抬到医务室，想看看还有活的希望没有。”值班军官报告说。

这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希望了。

平时总是沉着冷静、颇有主见的副手布雷迪，惶恐不安地向将军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他亲眼看见逃跑者无情地打死了自己的同伴。

科尔吃惊地摇摇头。他思考着，他必须当机立断作出正确决定。

是否要下令追捕这个逃跑者呢？

他向墙上的气象单看了一眼。显然，直升机无法起飞。

“这个家伙！他跑不远。”他说，“大概是呆腻了，又发疯了！”

工作人员不经上级允许而私自逃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如果企图逃回本国，准会被淹死的！”他又说道。

“要是他带走了一些文件呢？”布雷迪问道。

将军耸了耸肩，立即否定了这个设想。

“如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是不会杀死同伴的。”

布雷迪争辩说。

又是间谍！科尔对此很反感。然而还是要尽快做出判断并采取措施，五角大楼非常讨厌犹豫不决的人。

“找个自愿者去跟踪追击！”他说。

好主意！他想找个既能够竭力追踪敌人又不会落入敌手的能人去执行这个任务，一旦成功就可以把胜利果实归为己有；如果失败，还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

布雷迪没有答话。

“你有什么想法吗？”科尔问道。

“没有，将军，我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们这儿有个反间谍人员，是五角大楼派来的。现在该是用他的时候了。”

* * *

“鲁德纳夫”号潜艇艇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格列奇，非常厌恶这类与情报机关配合工作的使命。在他眼里，军事情报委员会的成员算不上是真正的水兵，只不过是个便衣，是个扮成水兵的警察罢了。

然而，伊万·伊万诺维奇知道这次合作的重要性，尽管他在当中只能起到一个传递者的作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只不过是为一个骄傲可憎的情报人员——谢尔盖·布尔什维奇·叶果洛夫充当司机而已。

“鲁德纳夫”号正处于水下享受着深海的宁静，在它上头120米的海面上，狂风一直在怒号着。

这艘苏联潜艇从堪察加半岛出发，经过千岛群岛海谷和日本列岛来到了冲绳海域。

“通气管航行！”艇长命令道。

这条“巨大的鲨鱼”向上升了100多米。

两个钟头前，格列奇在打开出发前放在保险柜里的信

件时，才知道这次使命是接应从冲绳岛来的一个叫西吉布的人。

苏联海军的全体军官都了解座落在冲绳岛上这个巨大的卡德纳海军基地的声誉，它是美国在对越战争结束前两年开始修建的。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继惨重的失败之后，将是疯狂的报复。

为了弥补在东南亚遭受的损失，五角大楼获准建筑这座庞大的堡垒。这里可以起飞新式的原子轰炸机，可以发射洲际导弹；超级潜艇还可在此安全停泊，并得以免受卫星的监视。

在堡垒的防辐射地下室里，贮存着大批给养和军火。还有那些脱水的食品，足够供应一支部队生活十年。

据日本工人说，全部建成这座半地下、半水中的城堡，还需要两年时间。

以前在美国空军基地工作的许多优秀工人，自越南战争结束后就纷纷失业，现在又都在卡德纳干上了。

有关卡德纳基地的详情，人们除了它的庞大，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美国海军获准不受国会监督来修建这个庞然大物，并对此守口如瓶。

格列奇命令升起潜望镜、无线电和雷达天线。

操纵室里有一个军官在值班，潜望镜室里是叶果洛夫值班。

潜艇在距离水面50米以下深度内所感受不到的摇摆，现在变得越来越厉害了。

格列奇离开指挥室，来到隔壁的海图室，想考虑一下返航的路线。突然，艇身猛地晃了一晃，他赶紧抓住桌子

才没有撞到舱壁上。这时，他的副手费道尔·吉斯洛夫走了进来，他是逐级晋升上来的真正水兵。他带着疑虑的神情撇了撇嘴，并用手指了指舱顶，意思是说外面天气大概很糟糕。

人们曾看到过，巨浪斩断通气管就象一个小孩用手掰断一根火柴杆那样容易。

不过，眼前使格列奇感到不快的倒不是由于执行任务的危险性，而是这个任务的性质竟然是涉及到叶果洛夫所进行的间谍活动，并且还得按他的旨意去完成。

叶果洛夫忽然闯了进来，他的蓝眼睛里闪着胜利的喜悦。

“我和我的人联系上了！”他喊道，“行动成功了！”但他又说：“糟糕的是他没能告诉我他的位置在哪儿！”

其实，在这么大的风暴中，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叶果洛夫只给潜逃者放了一个无线电信号浮标引导他向潜艇靠拢，而这个浮标却淹没在狂风巨浪之中，因此是难以被发现的；而且在这样的海情中，潜逃者的小船航向只要稍偏几度，就会使它偏离目标好几海里。

突然叶果洛夫建议说：“艇长！如果我们——，我是说如果您能下令发出闪光信号，我们将会赢得时间！”

吉斯洛夫不动声色地注视着这两个对立者。

执行秘密使命的苏联潜艇竟然要在美国基地的海面上发闪光信号指示位置，未免过于荒唐了，这样不就变成了外交船吗？

然而格列奇还是考虑了他的建议。叶果洛夫不是个新手，他所担任的海军武官职务使他得以周游世界，并成为纽约和华盛顿社交界的知名人士，即使在莫斯科也是个惹

不起的人物。如今，他就是以其超群的胆略和从容不迫的风度来从事情报这个“神圣事业”的。

另外，叶果洛夫的言行举止也使格列奇感到必须对他另眼相看。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海军武官都是些混迹在官场中靠搞阴谋诡计而向上爬的花花公子。对于这样一些人，人们都得满足他们、听从他们，甚至必须绝对地服从他们。

艇长在合体的军服衬托下，显现出他的中等身材；而叶果洛夫的身材却是修长而有韧性，当他俯身注视这个长官时，那种神气宛若是一位宽容的教师在看着自己的学生。

副艇长吉斯洛夫在这场“风暴”中则象一块岩石似的无动于衷。

“卡德纳有可能截获我们的无线电信号，”叶果洛夫抱怨道，“得赶快行动！”

“但是如果你的人被跟踪了呢？”格列奇反问了一句。

“被谁跟踪？他们的直升机无法起飞，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说他们派出一艘快艇跟踪，但没有飞机在空中引导，要想发现逃跑的小艇，那是百万分之一的希望也不会有。”

格列奇特别发怵的是美国潜艇，它们曾使苏联潜艇遭到各种意外。他想，毫无疑问美国的海军基地已截获了西吉布与“鲁德纳夫”号的对话……

格列奇打算上浮后用20分钟的时间来接应间谍。但由于潜艇在狂浪中颠簸不定，这个行动很可能要花上一个小时。

“同意放出闪光信号浮标！”格列奇说。

叶果洛夫满意地行了一个礼，立即回到潜望镜室。两分钟过后，他在传话筒中提高嗓门报告说潜逃者已发现这个信号浮标。

格列奇松了一口气，他立刻命令上浮，然后来到报务室。

报务室里，叶果洛夫正在用莫斯符号和他的人进行联络，但电报接收进行得不好。值班的三级准尉比考夫斯基，一边接收信号，一边用打字机打出电文。刚进来的格列奇和吉斯洛夫同所有的水兵一样，很熟悉这种由点和划组成的语言。然而格列奇还是俯身阅读着在白纸上用黑字打出的那条惊人消息：一艘快艇在追击我……

第二章 “鲨”腹藏身

这条电文犹如一个求救信号。

艇长的脸变得阴沉了。在他看来，事情很明显：闪光浮标既能引导潜逃者，当然也会招来追击者。他转向叶果洛夫，叶果洛夫向他从容地做了个手势，表示这个意外事件无关大局。

格列奇很清楚形势的严重性。美国的海军快艇上装有火炮，它完全可能向逃跑的间谍开炮干掉他。仅仅为了接应一个逃跑的日本工人，是否有必要冒着指挥塔或甲板被击中的风险并承担由此所引起的一切悲惨结局呢？

“我们的任务就是接应这个人！”叶果洛夫淡淡地说道。

吉斯洛夫仍然沉默不语，而格列奇则满腹忧虑。一个军官能做到不在危险面前退却，但他却有义务对所冒的风险权衡轻重。

监听海面的传声器中，频频传来阵阵浪涛单调的呼啸；但突然间冒出了一阵重型自动武器的射击声。

“你们听到了吗？”艇长问。

叶果洛夫的右脸神经质地抽动了一下。他低下头侧着耳仔细地听了听，一缕金发同时在前额上垂落下来。三个人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等待着新情况。

“应该浮到水面干掉这艘快艇！”叶果洛夫以自负而粗暴的口气说道。

在和平时期，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而公然击沉一艘美国船，这完全不符合伊万·伊万诺维奇的职业观念。如果克里姆林宫命令他这样做，他当然会立即照办，但他决不贸然听命于一个情报人员。

叶果洛夫一秒一秒地计算着时间，并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他想，在逃的小艇肯定就在附近。

格列奇继续沉默着。他走到潜望镜前观察了一番，但看到的只是怒涛反射出来的一道道浅灰色的模糊光线。

叶果洛夫神色冷淡，满脸怒容。

格列奇终于再次让步了。他发出上浮的命令，但同时悻悻地对叶果洛夫说：“你负责指挥这次行动并承担一切责任！你就呆在舰桥上吧！”

“遵命！”叶果洛夫以愉快的语调答道，好象请他玩一种游戏似的那么高兴。

舰桥就在指挥塔的上部，形状象个大澡盆。

格列奇希望，冰冷的海水能使这位漂亮英俊的叶果洛夫降低一点热情和兴奋，让他也去接受一下真正的海的洗礼。

格列奇和他忠实的副手吉斯洛夫交换了一下狡猾的眼色。

叶果洛夫挑选了3名自愿参加接应卡德纳间谍的水兵。在去舰桥前，他带上了一个火箭筒，以备在万一遭到攻击时用作自卫。艇长对这一谨慎的措施也无可非议。

“鲁德纳夫”号庄严的指挥塔水淋淋地露出了海面。叶果洛夫环顾一下四周，但看到的情景使他惊呆了。

战斗已经结束，距潜艇50米处，一艘快艇停在一艘机动艇旁边。机动艇上站着一个手持机枪的人，还有一人软